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沈从文小说选(上)

沈从文 著

印刷工业出版社

沈从文小说选(上)

沈从文 编

印刷工业出版社

ISBN 7-80000-413-9/ D57-53

出版日期：2001年出版

总定价：1160元（1/12.6元）

目 录

选集题记	
连长	
一	
二	
三	
四	
五	
雪	
船上岸上	
柏子	
雨后	
龙朱	
第一 说这个人	
第二 说一件事	
第三 唱歌过后一天	
阿金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牛	
会明	
菜园	

夫妇	
烟斗	
萧萧	
灯	
绅士的太太	
他们的家庭	
另外一个绅士的家庭	
一点新的事情	
更新的事情	
一年以后	
丈夫	
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	
山 道 中	
夜	
三三	
虎雏	
黔 小 景	
泥涂	
黄昏	
黑夜	
早上——一堆土一个兵	
月下小景	
扇陀	

一个农夫的故事
如蕤
三个女性
生
静
来客

选集题记

一九二二年左右，“五四”运动余波到达了湘西。我正在酉水流域保靖县一个土著部队中，曾过了好几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也因之认识了些旧中国一小角隅好坏人事。在这种情形下，来和新书报接触，书报中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意义，和新社会理想希望，于是扇起了我追求知识、追求光明的勇气，由一个苗区荒僻小县，跑到百万市民居住的北京城。从此以后，正犹如“自传”末尾所说，就“开始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初到北京时，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我还不熟习。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又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圣经》。我并不迷信宗教，却欢喜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从这两部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是去实际应用自然还远。当时想读书，无学校可进，想工作也无办法，只有每天到宣武门内京师图书馆分馆去看书，不问新旧，凡看得懂的都翻翻。同时和在乡村小城市时一样，还有更多机会阅读“社会”这本大书。我得到的总印象是：由小城市到北京，当时凡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不论大帅或大少，多只知有己，却对人民无情。大伙儿醉生梦死昏天黑地活下来，一切都若在腐烂状态中。这个社会必须重新安排，年青人明天才会活得庄严一些，也合理一些。

新文学运动虽发祥于北京，其时也象是过了高潮转入沉寂期，除少数人对于社会现实还抱着一种顽强憎恶的态度，以为可用文学作品来慢慢的动摇它、推翻它、扫荡它，除旧布新，有个崭新的明天会来。部分读者，对于新文学的社会作用，也还寄托

了极大希望。但是实在说来，几个新刊物创作成绩可不够旺，同一刊物倾向也不一致。无论社团或个人，还缺少经济基础，“专业作家”一时尚难于产生。因此一般读者也逐渐失去了“五四”时代的兴奋热情。虽然到北京一年后，在北大、农大、燕京、清华我就认识了好些习文学的朋友，充满热情和幻想，正在从事政治活动，可是当时就还少有人体会到，若能把新文学当成政治革命一翼，来有计划加以运用，或作更好配合，在社会发展中会起什么作用。我这个新从内地小城市来的乡下人，不免呆头呆脑，把“文学革命”看得死板板的，相信它一定会在将来能起良好作用。不过想把文学完全从因袭陈腐旧套子公式脱出，使它和活生生的语言接近，并且充满新的情感和力量，变成一个有力的武器、有力的新工具，用它来征服读者，推动社会，促之向前，决不是一回“五四”运动，成立了三五个文学社团，办上几个刊物，同人写文章有了出路，就算大功告成。更重要还应当是有许多人，来从事这个新工作，用个朴素单纯的工作态度，作各种不同的努力；并且还要在一个相当长远、艰难努力过程中，从不断失败经验里取得有用经验，再继续向前，创造出千百种风格不一、内容不同的新作品，能代替旧有的一切，才可望万壑争流，异途同归，汇入长江大河，东流到海。这么一个伟大艰巨工作，用上半个世纪的时间，并不算太费！我既然预备从事写作，就抓住手中的笔，不问个人成败得失，来作下去吧。

继续推之向前的力量，与其说是物质上的成功希望，还不如说是相去遥远、另一时代另外一些人的成就的鼓励。由《楚辞》、《史记》、曹植诗到《挂枝儿》小曲，什么我都欢喜看看。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外国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但是从事这个工作长期实践，可并不简单。克服困难不仅需要韧性和勇气，不好办的还是应付生活。我尽管熟悉司马迁、杜甫、曹雪芹的生平，并且还明白十九世纪旧俄几个大作家的身世遭

遇，以及后来他们作品对于本国和世界作出的伟大长久贡献，用一种“见贤思齐”心情来勉励自己，应付面临现实的挫折困难；可是人究竟是生物之一，每天总得有点什么消化消化，体力才可望支持得下去。当时这件事就毫无办法，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幸好北大、农大、燕京、清华都还有些熟人，我到处都曾作过不速而来的食客。主要还是从家乡那份生活教育中，学会了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丧气灰心，总给它个不在意。学习用笔的机会，可决不放松。同样在一种不易设想的困难痛苦情形下，终于还是把前一段学习应付过去了。

正由于一起始就把个人只看成是本世纪整个文学运动一名小卒，主要任务是作“尖兵”，为大队打前站，在作品中作纪录突破试探，因之永远从“习题”出发，进行写作。失败了就换个方法再来，作对了也决不停顿在已有小小成就上。由此下去，由于长期“习题”，文字虽可望逐渐成熟，思想观念不免日益凝固。一面发展了些长处，另一面也形成一种弱点。在继续发展中，长处和弱点更加日益显著。

一九二八年到学校教小说习作以后，由于为同学作习题举例，更需要试用各种不同表现方法，处理不同问题，因之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前后约二十年间，我写了一大堆东西。其中除小部分在表现问题、结构组织和文字风格上，稍微有些新意，也只是近于学习中应有的收获，说不上什么真正成就。至于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内容见出杂而不纯，实由于试验习题所形成。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都各有鲜明特征。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这二十余年中，正是旧中国在苦难挣扎中受锻炼，社会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仅仅以早期在京、后来在学校共同从事文学写作的友好而言，一部分已牺牲于革命或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又多在穷病中故去或另有所

图。或竟成了达官贵人，不可一世。性情拘迂保守的我，前后约二十年中，占主要活动的工作，始终还是文学创作中的短篇小说。平时看的是它，教的是它，用笔写的是它，友好过从谈的还是它。只觉得这部门工作，还待改进和提高，必须突破纪录，向更多、更深、更广阔方面发展。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要求。似乎当真变成了一个自办补习学校中永远不毕业的留级生。即在抗战八年中，仅以家乡亲友子弟参加各个战役而牺牲死亡的，就不止一万人。我虽明白他们死得如何凄惨悲壮，却也并不曾写出过什么真正有分量、有价值的作品。当更大的社会变动来临，全国人民解放时，我这个和现社会要求脱了节的工作，自然难以为继，这份未竟全功的工作，于是暂时停顿下来了。一搁就是近十年。由于工作岗位的改变，终日长年在万千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新的业务学习，居多属于物质文化史问题和对人民生产服务的需要，越深入越感觉知识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我过去写的所有习作，在读者友好间还未忘记以前，我自己却几几乎快要完全忘掉了。

现在因为选印这个集子，我才又有机会重新看看这些旧作，并且从中选出部分重印。多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同志的热心帮助，如没有他们从各方面的努力设法，我实再也无能为力，把许多旧作名目、内容记忆清楚的。这本小书虽系按年编排，并就不同体裁、不同主题分配上注过意，但是由于篇幅字数限制，习作中文字风格比较突出，涉及青年男女恋爱抒情事件，过去一时给读者留下个印象的，大都没有选入。还有些单行本内容自成一组的，如《月下小景》、《湘行散记》、《湘西》、《长河》也未选入。又抗战后写作未曾集印的，也未选入。中篇只选出字数较少的《边城》，作为一例。因此这个集子中篇章，虽反映出我这个未完成的工作一部分长处和弱点——特别是弱点，还不是全部。记得一九三六年，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我习作选集时，在那本书《代

序》中，曾向读者深致歉意，觉得化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心中极不安，希望在另外一时，还能够写出点较新较好的东西。现在过去了二十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我还写不出什么象样作品。祖国却在伟大的共产党的正确坚强领导下，通过亿万人民的努力，有了个崭新的面貌。文学艺术在人民教育中，也占有了个历史所少有的异常庄严的位置。为反映新社会万千种新人新事，虽然业已有很多优秀杰出作品，还需要万千种内容丰富扎实、文字健康清新的大作品，产生于无数新起的少壮有为作家手里。从事文学的青年，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真是无比幸运！在这么一个伟大历史时代进展中，我目前还只能把二三十年前一些过了时的习作，拿来和新的读者见面，心中实在充满深深的歉意。希望过些日子，还能够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劳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这支笔，也必然会因此重新回复活泼而年青！

上面这个题记是一九五七年为《短篇小说选》写的。现在算来又过了二十四五年，其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全面混乱。十年浩劫，我手边仅存的一些留作纪念的样本，全部都在劫中毁去。如今复有重印的机会，真令人有隔世感。现在什么都说不上，因为重印旧作，除了五七年那本《短篇小说选》，此外都是依据解放前各书店和香港翻印的旧作而选出，即或反复核对，恐仍不免有些错字。而且算来距写作时已隔了半世纪，我作品中提及的问题，故事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很显然和读者已离得更远。我生命中虽还充满了一种童心幻念，在某些方面，还近于婴儿情绪状态，事实上人却快八十岁了。近三十年我的写作生命，等于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留下。事实上却并不白白过去。近三十年多少优秀伟大的中国儿女，在倏然而来风雨中死去。我为了学习“为人民服务”，牢牢记着这几个字的实证意义。凡事“为而不有”地过了三十年，竟如庄子所说的“樗栎之木，以不材而独全”。偶然记得八年前曾为黄永玉所作白玉兰盈丈大画稿

题了首七言古体旧诗：

有虫叩窗频扰我，反覆难作安稳卧，
转思生命感离奇，存在原因在忘我。
园中万木花争发，玉兰一树占早春。
不因偏院雨露少，只缘入土植根深。

诗极长，因时忌始终未能写在画稿上，今则已难记忆这个诗稿存亡。现在因旧作另一部分即将重印，觉得存在或消失均如偶然。对于这些过时旧作，我并不寄托任何不现实希望，认为即点缀作用也不大，且不多久即将完全失去意义，成为陈迹。我已读到不少新作家的富有生命力的新作，那才真是代表新时代的有青春光彩生命的歌呼！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于北京

连 长

一

军营中的上灯喇叭声音，在夏天时能使马听熟了也知道归回寨堡，入冬来，就只作了风的唢哨同伴，无聊无赖消失到那四面山林里去了。

天降了雪，喇叭声音更低郁，住远一点的，就不能听到，这使许多茅屋下面孩子感到寂寞。

然而在军队中呆过的大人，就不闻号声，也能断出时间的。若尽靠营里喇叭打知会，那离营略远一点的地方就去不成了。指定时间的钟表一类东西，不是凡是军人都有的，官佐也都看人来。而驻扎到此乡间这寨那寨喝酒吃肉是免不了常有的事情，在便利中找熟人谈天学古或者打一点小牌，也是军中许可的娱乐，还有不一定要明白公开的各以其方法找个情人，这纵为长官知道也照例会得到通融，（一些是在别的村子五魁八马，一些是在学猪悟能招亲、姜子牙与申公豹斗法事，一些又是在陪到妇人身边唱小调。）若对于时间太无估计的能力，则类乎点名那种事情一误再误总太难为情了吧。这里的军营中人，要紧的事是，不拘离营三里两里内外，到晚上点名时节，总能预先赶到营中站立在坪里让那值日连附喊到自己名字大应一声“到”，才成其为营中的体统。地方是乡村，既清静，不必同土匪打仗，又无贼，当然象那每日三操二讲堂的常备兵苛刻军规，在此是用不着的。然而每天点三次名还误事，挨一点骂或罚一点钟立正，这在驻扎于此间的军队官佐士兵都以为是应该而且为必要的了。在普通军营中，点名是早午晚三次，晚上那次，在九点左右，即吹熄灯号以前不

久。这里因为九点不适宜于全体的浪漫兴趣，于是又由连长连附集议改为与起更号相接近，这一来，还误点，则对自己也象对不起似的了。是以这里的军人，于上灯时间的知识，更准确。

此时，一个红着脸的穿着不相称的大灰布棉衣的号手，又站在那旗杆下头石墩子上吹他极得意的起更号了。凡是兵，就说驻扎在这旧庙里的一连人，已经各按照惯例，站到那盖满了雪的坪中。队伍成单行，班长则站在他那一班的后面。行列中，因为习惯，各人能记到自己地位，有些人告了假赴别地出差，就临时空出些地位来，经班长喊一声靠拢，那个班便即时缩短了。大家排了班以后，号音还未毕，值日连附就忙匆匆的从那蒙有格子花银封纸的一扇新白门内里出来，因为忙，帽子也戴不很正。大家全爱喝一杯御寒，连附也免不了此，这时就正是从那羊肉火锅子边抽身出来办公的。连附拿着一本名册出来了，领头班长喊一声立正，各人重新端正起来振作精神把藏在厚重棉衣下的身子弄成一块碑模样，雪是毫不容情的乘此就进衣领了。随即是稍息，聪明一点的兵士，懂得头向后昂便能拒绝雪片的侵入，就不妨装作搔痒或整理腰带来避难。

喊一声人名，就有一个人从队伍中骤的立正答应到，连附于是便在这名字下用铅笔一划。喊过一次二次以后并无应声的，班长就上前解释。点名完毕照例有短短的训词，大家又得笔直起身来默听。最后是，又稍息，又立正，解散了。

队伍解散后，连附便同班长之类，围到炉边继续喝那羊杂碎的火锅酒，弟兄各分开，那大坪里雪尽落，却再无一个人肯用颈部去承受了。

照营规，点了这次名以后，这一天算已告了结束，大家可以一直到第二天清早点名再见面，因此凡是这里土著有着那军营中朋友情人的，听到吹号以后就可各以路途远近猜详他们的到来。喇叭的意义，在这里，又是怎样异于战地啊！

二

管领这一百个自由兵士的，是十个班长，每人手下有十人，如同自己的手指。在班长上面有三个连附，一个为中尉阶级，二个属少尉。连附上面是连长，按照例规有大操或战事发生，连长就得统率这一百余子弟指挥其进退，但是驻扎到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事要统率？做连长的除了搏战就是应团总约上山打野猪那工作了。然而这也只是连长一人的事。做连长的真是简直闲到比庙里的和尚还少事做，若非亏他能够找出一些方法消磨这日子，恐怕早已生病倒床了。

连长究竟做些什么消遣？事是有的。按照通常习惯，一个长官总比其他下属多有一倍或是数倍机会得那驻地人民尊敬和切齿。这位连长也正是如此。譬如说，初初把队伍开到此地扎营到一处住户人家时，恰恰这位主人是一个年青寡妇，这寡妇，又正想从这些雄赳赳的男子汉中选那合意的替手，希望得到命运所许可的爱情与一切享受，那么总是先把她的身体奉献给那个位尊的长官。连长因了年青而位尊，在来此不久，就得到一个为本地人艳称的妇人青睐，成了一个专为供给女子身体与精神两方面爱情的人物了。关于军营中的事越少，则足以使连长感到新发见的职务越多。女人住的地方在营盘一里外，入冬来，连长的勤务，就几几乎是每天早晚两趟来去！若非伙食账目得常常同司务长清算，连长似乎不回也无不可的。照一个班长说法，连长是为女人已经迷到愿意放弃全部职务把它交给中尉连附，不必充当管领百人的长官，自己单想侍候妇人终生，让那妇人管领自己就行了。

就令当真是如此，这算连长的过错吗？

从连长年龄体貌上作价，都正适宜于同一个妇人纠缠为缘。命运把他安排到这小地方来，又为安排一个年龄略长的女人在此地，这显见连长再要把爱情关闭在心中，也不是神所许可的事！

要一个纯粹青年军官受过良好军人教育的上尉，忘了自己的

生活目的，迷恋妇人到不顾一切，如同一个情呆子，仍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且照常情说，如若短短分离不但不为爱情的障碍，且正可以借此休息从那终日拥抱得来的疲倦，则连长三日五日始能在营外别人家中宿一次，也是很自然的了。但把身子留在营中心上仍然挂念着别处，年青人，究竟还是年青！

因为不能把身子同心分开在两地，有时节，连长在夜静也曾偷偷起身，或是装作查哨溜到妇人处宿的。连长在这事上头，是一个诗人又是个英雄。当他轻轻敲着那门，妇人已经听出连长声音，拥着薄薄白色单衣开门时，妇人松散着发髻，以及惶忪的情态，在连长眼中，全成了神圣的诗质。一个缺少力在文字上表现他的灵感的人，是能加倍在他行为中表现出他灵感的，因此连长在这妇人的面前，便把那军营中火气全化尽，越变越温柔了。妇人呢，从连长那面来的不可当的柔情使妇人做着无涯的梦，正同一个平常妇人在她年青情人身上一个样，自己是已象把心交给这个人，后来终生都是随着这人跑，就到天涯地角也愿意了。当连长因了一点小事未能在妇人处宿，约到吃早饭号音吹完以后出营时，那早上吃饭喇叭便如同专为连长情妇所吹一个样。妇人也是年青人，人其所以谓之为年青，这事便是一种凭证！

连长看妇人，象是本营少校上司官，自己应直隶其调度。妇人是把连长当作未来的丈夫，全让连长占有了自己。爱这东西是没有因为人类事业不同而荒疏了某种人，在一个都市上精致青年男女应酬宴会中能生长的根芽，在此同样的也会发育完全开花结果了。

若把连长当作这里的总督，总督夫人的位置，在兵士心中，也都一致认定是这妇人了。

三

天落雪，气候冷到溪里水也结了冰，在雪中去噉狗赶野兔，或者披了蓑衣让雪盖在蓑衣上面，伏在林里打斑鸠，那种游戏如

今只有一个老年纪的连附同几个兵士有这种的趣味了。大多数的兵士是在营里围到火柴堆喝酒。少数的兵士是往别的人家打牌或找女人去谈谑。我们的上尉，不消说是正在情妇这边勾留！

用栗子下本地的烧酒，两人同在一个火塘旁边坐下来，连长就用一个军人经验谈着他的过去一切与驻扎各地不同的习惯。从葫芦里倒一杯酒到杯子中时，妇人总只喝五分之一，余下全到连长肚中去。从午时点名以后到如今，一葫芦酒有两斤，快完了。

“我瞧你今天酒量不同，怪！”

的确是不同。本来预备作两顿的一次就快完。妇人手摇着那长把漆有黑色花纹的酒器，奇怪了。

连长不作声，把空了的杯子送到妇人面前去，妇人无可如何似的又筛了一杯。又自解的说，天气太寒多吃一点也并不碍事。

连长不说话，接着又是两口喝下了。

妇人担心的望连长，“已经没有酒了。我看你脸色不好，醉了就睡吧。”

“不。”是不醉，不睡，并且不承认有什么不好过的地方，答词只是一个不。

然而事实是连长多喝了酒，从酒中引起一些烦恼了。

“我要回营了，劳你驾，为我把雨衣从钩上取下！”

“营里又无事，莫转去了呀。”

“非转去不可。喂，劳驾！”

在往日，也有这种情形。连长忽然想到要回营，象心上有一件事正要做，但劝一两次，虽然还在脸上保留着那放心不下的颜色，就仍然留下，是妇人所知道的脾气。说非转去不可，妇人就采用那往日所取的战略，故意说：

“是又不满意我了？”

连长听此话，脸色变得越发难看了。妇人即刻就知道所说的话是误了方向，就改口说天气冷，又快要断黑，有事明早回也得。

“好歹我要走。我同你说你也不明白。乘到天未断黑，不用

灯，我就走！”

妇人愕然了。但从过去性格认识连长并非就能够固持到底，仍然打趣模样的说，纵有事，也总不外同你们连里那位司务长算伙食账。

“我要走！”连长在语气上表明不是酒醉，给妇人明白。

妇人问：“为甚么？”

“为甚么？说不定在这样天气下头，忽然会奉到上司旅长命令，开拔到边界上去，我们还得走长路！”

“你胡思乱想。”

“我胡思乱想？”

从重复的一句话上，妇人听着忽然象为一个炸雷把耳震聋了。

连长见到妇人愣住的情形，也悟出是自己答话太近乎真要开差了，就补充说，这是恐怕会有的一种猜想。

“恐怕是”，这虽足以解释去那“当真是”还距离得有多远，然而无意中把开差事情嵌进到这一团火热的胸中，两人要拔出这虚无的刺却不是一时可作得到了。

“我不走了，”连长说，还把酒杯推过去，“请为我再倒一杯。”

妇人极颓丧的倒出葫芦一杯酒。虽然在把筛好的酒诚诚实实接过来，却又并不即时朝嘴边送去，连长也被自己一句话打伤了。

连长掉头过去避开妇人的目光。外面风，飘着雪的片，从窗口望去，是象正有人在空中轻轻撒下棉花那样的轻盈，又象并不是下落，有些还正在上升。那窗子格上，已砌了好些雪了，还有些雪一粘到玻璃上面就融化不见。因为屋里温度高，窗子下面的一块玻璃，在屋中这面，便糊上了一层薄纱那样不再透明的冰雾，有两个小孩手掌那么大小。

若不是落雪，天应当黑了。因了地上屋上遍是雪，一同反着哑的沉静的光辉，就见不出天气比平时的晚。这时屋里人相对